

20世纪
中国现代文学
经典



林徽因 著

你是人间四月天

Ni
Shi
Ren
Jian
Si
Yue
Tian

风华绝代，她的美丽惊艳了岁月，
蕙质兰心，她的才情穿越了流年。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你是人间 四月天

林徽因——著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是人间四月天 / 林徽因著.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7

ISBN 978 - 7 - 5020 - 5724 - 4

I. ①你… II. ①林…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2494 号

你是人间四月天

著 者 林徽因

责任编辑 刘少辉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 com

网 址 www. cciph. com. cn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1/32} 印张 7 字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8587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 84657880

前　言

林徽因（1904—1955），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我国著名诗人、作家、建筑学家。1904年6月10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原名林徽音，典出《诗·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因常被人误认为同时代一位作家“林微音”，故改名“徽因”。

林徽因是我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三十年代初，她与梁思成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并在此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此外，她还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

林徽因被胡适誉为一代才女。她少年成名，游历各国，学贯中西；后半生饱经战乱，颠沛流离。丰富而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她的诗文洞明透彻，开朗清新，浑然天成。她一生著述多属佳作，其中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代表作有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散文《一片阳光》、译作《夜莺与玫瑰》等。其中，《你是人间四月天》最为人熟知，广为传诵。

林徽因的文学创作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融合的产物，她的作品语言典雅婉丽，却又不乏理性。此外，她兼通文

>> 你是人间四月天

理，能够在作品中将建筑学和文学揉合得浑然一体，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林徽因的诗歌大多以个人情绪的起伏为主题，意欲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言辞委婉柔丽，韵律清新自然，深受文学界与广大读者的喜爱与称赞。她的散文作品虽然不多，却无一不直达读者心灵深处，散发着脉脉情理与悠悠诗意，纯真而细腻的诗性美，使她的文字流淌着一种真挚的情怀。

萧乾曾这么评价她：“徽因自己写的不算多，但她的写作必定是由她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悲是喜，必觉得迫切需要表现时才把它传达出来。”

本书收录了林徽因诸多名篇，其中包括散文6篇、小说5篇、诗歌56首及书信20篇，内容丰富，分类明晰，希望可以使读者更为深入而完整地了解林徽因。

由于感情纠葛等问题，多年来人们对林徽因褒贬不一，然而正如陈学勇所言：“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说明她情感的品质。”

目 录

散 文	1
悼志摩	2
窗子以外	10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18
蛛丝和梅花	24
彼 此	28
一片阳光	33
小 说	37
九十九度中	38
钟 绿	57
吉 公	69
文 珍	79
绣 绣	88
诗 歌	99
那一晚	100

>> 你是人间四月天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	101
仍 然	102
笑	103
一首桃花	104
深夜里听到乐声	105
中夜钟声	106
山中一个夏夜	107
别丢掉	108
忆	109
年 关	110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112
吊玮德	113
城楼上	116
灵 感	118
风 筝	120
静 院	121
记 忆	124
题剔空菩提叶	125
黄昏过泰山	126
昼 梦	127
八月的忧愁	129
旅途中	130
冥 思	131
过杨柳	132
空 想	133
“九一八”闲走	134
你来了	135
藤花前——独过静心斋	136

红叶里的信念	137
山 中	141
静 坐	142
十月独行	143
时 间	144
日 子	145
古城春里	146
前 后	147
去 春	148
除夕看花	149
孤 岛	150
死是安慰	151
人 生	152
给秋天	154
六点钟在下午	156
一串疯话	157
春天田里漫步	158
对北门街园子	159
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战阵亡	160
十一月的小村	163
忧 郁	165
写给我的大姊	166
桥	167
古城黄昏	169
恶劣的心绪	170
破 晓	171
我们的雄鸡	172

书 信	173
致胡适 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	174
致胡适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175
致胡适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日	178
致胡适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179
致胡适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180
致胡适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184
致胡适 一九三二年春	187
致胡适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四日	189
致沈从文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	191
致沈从文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192
致沈从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	196
致沈从文 一九三七年十月	197
致沈从文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	200
致沈从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	203
致沈从文 一九三八年春	205
致梁思庄 一九三六年夏	207
致傅斯年 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	209
致金岳霖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	211
致张兆和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	212
致梁思成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二日	214
致梁思成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	215



悼志摩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惨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的望着这死的帏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呼，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痴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

胡适之先生家里么？但是除却拭泪相对，默然围坐外，谁也没有主意，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对这死！

谁也没有主意，谁也没有话说！事实不容我们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们不伤悼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们有超自然的幻想！默然相对，默然围坐……而志摩则仍是死去没有回头，没有音讯，永远地不会回头，永远地不会再有音讯。

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谁不感到惊异，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尽有定数？世事尽是偶然？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们前边展开的只是一堆坚质的事实：

“是的，他十九晨有电报来给我……

“十九早晨，是的！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派车接……

“电报是九时从南京飞机场发出的……

“刚是他开始飞行以后所发……

“派车接去了，等到四点半……说飞机没有到……

“没有到……航空公司说济南有雾……很大……” 只是一个钟头的差别；下午三时到南苑，济南有雾！谁相信就是这一个钟头中便可以有这么不同事实的发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布胡同口分手。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他自己坐了一会儿，喝

>> 你是人间四月天

了一壶茶，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我到桌上一看：——

“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阵不痛快，却忙给他一个电话。

“你放心，”他说，“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那能便死？……”

话虽是这样说，他却是已经死了整两周了！

凡是志摩的朋友，我相信全懂得，死去他这样一个朋友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更固定，更不容否认。志摩是死了，这个简单惨酷的实际早又添上时间的色彩，一周，两周，一直的增长下去……

我不该在这里语无伦次的尽管呻吟我们做朋友的悲哀情绪。归根说，读者抱着我们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请柏雷一样，要从我们口里再听到关于志摩的一些事。这个我明白，只怕我不能使你们满意，因为关于他的事，动听的，使青年人知道这里有个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实在太多，决不是几千字可以表达得完。谁也得承认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世间便不轻易有几个的，无论在中国或是外国。

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遨更生先生。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他到康桥之后由遨更生介绍进了皇家学院，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我姊丈温君源宁。一直到最近两月中源宁还常在说他当时的许多笑话，虽然说是笑话，那也是他对志摩最早的一个惊异的印象。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源宁说，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读书，外边下了倾盆大雨——惟是

英伦那样的岛国才有的狂雨——忽然他听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门，外边跳进一个被雨水淋得全湿的客人。不用说他便是志摩，一进门一把扯着源宁向外跑，说快来我们到桥上去等着。这一来把源宁怔住了，他问志摩等什么在这大雨里。志摩睁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兴地说“看雨后的虹去”。源宁不止说他不去，并且劝志摩趁早将湿透的衣服换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国的湿气岂是儿戏。志摩不等他说完，一溜烟地自己跑了！

以后我好奇地曾问过志摩这故事的真确，他笑着点头承认这全段故事的真实。我问：那么下文呢，你立在桥上等了多久，并且看到虹了没有？他说记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我诧异地打断他对那虹的描写，问他：怎么他便知道，准会有虹的。他得意地笑答我说：“完全诗意的信仰！”

“完全诗意的信仰”，我可要在这里哭了！也就是为这“诗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达到他“想飞”的宿愿！“飞机是很稳当的”他说，“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运命！”他真对命运这样完全诗意的信仰！志摩我的朋友，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地怀疑，死不定就比这生苦。“我们不能轻易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但是我前边说过最难堪的是这永远的静寂。我们生在这没有宗教的时代，对这死实在太没有把握了。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会有一点点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丽的诗意的信仰！我个人的悲绪不竟又来扰乱我对他生前许多清晰的回忆，朋友们原谅。

诗人的志摩用不着我来多说，他那许多诗文便是估价他的天平。我们新诗的历史才是这样的短，恐怕他的判断人尚在我们儿孙辈的中间。我要谈的是诗人之外的志摩。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

>> 你是人间四月天

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平，从他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我不说了解，因为不是许多人爱说志摩最不解人情么？我说他的特点也就在这上头。

我们寻常人就爱说了解；能了解的我们便同情，不了解的我们便很落漠以至于酷刻。表同情于我们能了解的，我们认为很适当；不表同情于我们不能了解的，我们也认为很公平。志摩则不然，了解与不了解，他并没有过分地夸张，他只知道温存，和平，体贴，只要他知道有情感的存在，无论出自何人，在何等情况之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他真能体会原谅他人与他自己不相同处。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摘凡是与他不同的人。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讲，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他觉得人类各种的情感动作全有它不同的，价值放大了的人类的眼光，同情是不该只限于我们划定的范围内。他是对的，朋友们，归根说，我们能够懂得几个人，了解几桩事，几种情感？那一桩事，那一个人没有多面的看法！为此说来志摩朋友之多，不是个可怪的事；凡是认得他的人不论深浅对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极自然的结果。而反过来着他自己在他一生的过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但是他却未曾为这个而鄙吝他给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为受了刺激而转变刻薄暴戾过，谁能不承认他几有超人的宽量。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

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代，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我说神秘，其实竟许是傻，是痴！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他愉快起来他的快乐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忧伤起来，他的悲戚是深得没有底。寻常评价的衡量在他手里失了效用，利害轻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纯是艺术的情感的脱离寻常的原则，所以往常人常听到朋友们说到他总爱带着嗟叹的口吻说：“那是志摩，你又有什么法子！”他真的是个怪人么？朋友们，不，一点都不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物都更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

朋友们，我们失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可爱的人格。

至于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么？他的兴趣只限于情感么？更是不对。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就有几件，说起来，不认得他的人便要奇怪。他早年很爱数学，他始终极喜欢天文，他对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认得很多，最喜暑夜观星，好几次他坐火车都是带着关于宇宙的科学的书。他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锋》杂志上。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的知识

>> 你是人间四月天

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今夏我在香山养病，他常来闲谈，有一天谈到他幼年上学的经过和美国克莱克大学两年学经济学的景况，我们不禁对笑了半天，后来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里也说了那么一段。可是奇怪的！他不像许多天才，幼年里上学，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优等的，听说有一次康乃尔暑校里一个极严的经济教授还写了信去克莱克大学教授那里恭维他的学生，关于一门很难的功课。我不是为志摩在这里夸张，因为事实上只有为了这桩事，今夏志摩自己便笑得不亦乐乎！

此外他的兴趣对于戏剧绘画都极深浓，戏剧不用说，与诗文是那么接近，他领略绘画的天才也颇可观，后期印象派的几个画家，他都有极精密的爱恶，对于文艺复兴时代那几位，他也很熟悉，他最爱鲍提且利和达文赛。自然他也常承认文人喜画常是间接地受了别人论文的影响，他的，就受了法兰（Roger Fry）和斐德（Walter Pater）的不少。对于建筑审美他常常对思成和我道歉说：“太对不起，我的建筑常识全是 Ruskins 那一套。”他知道我们是最讨厌 Ruskins 的。但是为看一个古建的残址，一块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热心，都更能静心领略。

他喜欢色彩，虽然他自己不会作画，暑假里他曾从杭州给我几封信，他自己叫它们做“描写的水彩画”，他用英文极细致地写出西（边？）桑田的颜色，每一分嫩绿，每一色鹅黄，他都仔细地观察到。又有一次他望着我园里一带断墙半晌不语，过后他告诉我说，他正在默默体会，想要描写那墙上向晚的艳阳和刚刚入秋的藤萝。

对于音乐，中西的他都爱好，不止爱好，他那种热心便唤醒过北京一次——也许唯一的一次——对音乐的注意。谁也忘